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族际政治： 20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

王建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族际政治： 20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

王建娥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族际政治：20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王建娥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 - 7 - 5097 - 2141 - 4

I. ①族… II. ①王… III. ①民族问题 - 研究 - 世界 - 20 世纪
IV. ①D5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8580 号

·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

族际政治：20 世纪的理论与实践

著 者 / 王建娥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周志静 孙以年

责任校对 / 崔冬梅 谢 华

责任印制 / 岳 阳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1 59367089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1.25

字 数 / 345 千字

版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2141 - 4

定 价 / 75.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王建娥 1956年1月出生于安徽省临泉县，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民族研究室研究员。

先后在西北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学院、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在爱尔兰利默里克大学、法国巴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研讨班短期访学。发表《都铎王朝与英国近代国家的形成》、《世界体系与民族关系：解读现代民族问题的一个视角》、《后殖民时代移民问题的本质和政治共同体的重建》、《族际政治民主化：多民族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课题》、《族际政治视野中的自治、共治与多元文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的解读与治理——多民族国家化解民族矛盾、解决分离困窘的一个思路》等论文数十篇。著有《外国史学史》、《族际政治与现代民族国家》等学术专著，并有译著《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发表。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2010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年3月

目 录

绪论 20 世纪的族际关系和族际政治	1
一 历史视野中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民族问题	1
二 族际政治研究相关的学科与方法	11
三 本课题研究的层次、对象、目标和任务	22
四 本书的内容、视角和特点	28
 第一章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问题	32
第一节 现代民族及其政治联系	32
第二节 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的形成	44
第三节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民族和民族关系	48
第四节 民族、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	53
本章小结	55
 第二章 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和民族建构	58
第一节 现代国家和民族的建构性	58
第二节 国家的行政整合和政治建构	61
第三节 文化整合和现代民族建构	67
第四节 社会整合与民族心理塑造	72
第五节 历史局势与民族建构	77
本章小结	81

第三章 民族主义与现代世界	84
第一节 民族主义：本质内涵与时代特征	84
第二节 20 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92
第三节 民族主义和现代世界体系：内在的联系	105
第四节 民族主义的历史地位	110
本章小结	116
第四章 全球化时代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	118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民族问题的内涵和表现形式	119
第二节 地区民族主义问题	120
第三节 族群主义的兴起	130
第四节 移民浪潮和多元社会的政治认同	140
第五节 被边缘化的土著民族的问题	155
第六节 分离主义与泛民族主义问题	162
本章小结	172
第五章 理论与概念的再审视	175
第一节 民族和民族国家：观念曲解和矫枉过正	175
第二节 民族自决权：概念、发展和运用范围	178
第三节 民族自治：理论与实践	188
第四节 多元文化主义：概念、内涵、政策与反思	200
本章小结	208
第六章 现代国家和民族建构过程的历史反思	211
第一节 建构目标与整合手段的选择	211
第二节 亚洲新兴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民族问题	214
第三节 非洲新兴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部族冲突	222
第四节 苏联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践的历史反思	229
第五节 南斯拉夫解体和后续国家建立过程中的民族问题	235
本章小结	239

第七章 多民族国家处理族际关系的政治实践	244
第一节 多民族国家包容差异的制度模式	244
第二节 多民族国家协调民族关系的政策实践	253
第三节 多民族国家正确处理族际关系的积极探索	256
本章小结	271
第八章 建构多元主义的族际政治	274
第一节 承认的政治与政治的承认	274
第二节 民主与多民族社会的政治认同	286
第三节 族际政治民主的内涵与特征	290
第四节 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的政治协调	292
第五节 族际政治民主化的当代趋势	302
结 语	307
主要参考书目	315
后 记	331

Contents

Introduction	The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and Ethnic Politics in the 20 th Century	/ 1
Chapter 1	Nation, Nation-state and the Problems Arising from the Concepts in the Wider World	/ 32
Chapter 2	State Building and Nation Building in Multi-ethnic Countries	/ 58
Chapter 3	Nationalism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 84
Chapter 4	Multiple Forms of Nationalism and Varied Problems of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 118
Chapter 5	Critical Thinking on the Ideas of National Autonomy, Self-determina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 175
Chapter 6	Reflection on the Historial Processes of State Building in Euro-asia and Africa	/ 211
Chapter 7	Attempts to Build a Harmonious Inter-ethnic Relationship in Some Contemporary Multi-ethnic Countries	/ 244
Chapter 8	Constructing a New Politics of Multiculturalism	/ 274
Bibliography		/ 315
Postscript		/ 331

绪 论

20 世纪的族际关系和族际政治

马克思让我明白，历史是一种工具，如果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霍布斯鲍姆^①

一 历史视野中的 20 世纪和 20 世纪民族问题

1900 年，美国黑人作家杜波依斯（William E. Burghardt Du Bois）断言，20 世纪将是亚洲、非洲深色种族对西方浅色种族的反抗。^②

1967 年，英国历史协会主席、牛津大学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总结 20 世纪上半叶历史学的主要趋势时指出，20 世纪前半叶的历史，没有一个主题会比对西方的反抗这一主题更加重要。^③

2000 年，英国历史学家马丁·吉尔伯特在撰写 20 世纪的世界史时回顾说：“20 世纪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战争以及战争造成的人类生活水平的下降。无数的精力、创新能力和意志力被用于战争。亿万生灵，包括大量平民和几百万儿童，死于战火之中。”^④

① [英]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意] 安东尼奥·波立陶著《霍布斯鲍姆：新千年访谈录》，殷雄、田培义译，新华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7 页。

② 见 [美] 乔万尼·阿瑞吉、[美] 贝弗里·J. 西尔弗等著《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王宇洁译，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18 页。

③ Baaraclough, Geoffrey, *An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History* (Penguin, 1967), 153 - 154.

④ [英] 马丁·吉尔伯特：《二十世纪世界史》第三卷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1023 页。

以上是三位著名历史学家在不同的时间点上对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预见和评价。他们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 20 世纪世界历史的趋势和特征：一方面，20 世纪见证了“自由、平等、民主”的人权观念的全面普及，见证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反抗西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全面凯旋，见证了殖民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土崩瓦解；另一方面，它也目睹了以国家名义进行种族灭绝的历史阴暗面，目睹了纳粹的集中营，目睹了将生化武器、原子弹用于大规模战争的恐怖行为和族际之间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从这个意义上说，20 世纪是一个文明的世纪，是自由、民主、平等、人权这些现代政治实践中最基本的原则观念大传播、大普及、大凯旋的世纪；同时，20 世纪也是一个战争和恐怖的世纪，是民族矛盾最激烈、暴力冲突最残酷的一个世纪。这一世纪的族际关系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具有排斥性的。从凡尔登战场到奥斯威辛集中营，从南京大屠杀到卢旺达内战，从印巴分治后的人口交换到南斯拉夫解体后的种族冲突，这些在 20 世纪屡屡发生的大规模的民族战争、民族清洗、种族混战和部族战争，给人类留下了惨痛的历史和沉重的记忆。与此同时，它们也给人们留下了无尽的反思空间，敦促人们深刻地解析这些令人发指的暴力冲突的行为根源，殚精竭虑地寻求走出人类集体梦魇的理性通衢。

20 世纪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极端矛盾的世纪？是什么导致了 20 世纪这些历史悲剧的发生？为什么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之中会有那么多族裔身份和语言文化迥然相异的民族集团的存在？为什么民族主义占据了现代世界政治情感的中心，具有那样强大而持久的能量？为什么它能够拨动人类内心深处最强烈的情感之弦，让千百万人把自己的命运与民族联系在一起，不惜为之抛洒热血、奉献生命，谱写人类精神的华美乐章？为什么它又可以把这种强烈情感转变为最残忍、最疯狂的野蛮行为，在技术进步、文化昌盛、人道主义理想普及的现代世界，制造出种族屠杀和世界大战这样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为什么看似文明且具有人文精神的个人一旦集结成为特定的民族群体，在所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意志”的蛊惑下会对另一个社会群体做出那样疯狂的行为，甚至在践踏人的生命和尊严时毫无怜悯之心和犯罪之感？为什么在 20 世纪会有民族主义浪潮的一次又一次的高涨？民族主义在何种程度

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20 世纪发生的各种民族主义运动是否反映了历史发展的主流，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在一个由多元族裔构成和历史文化多样性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成为普遍现象的世界上，同在一个国家中的不同民族是否可以和睦相处？怎样处理族际关系才能避免族裔认同差异和族际冲突演变成人道主义悲剧，实现不同民族之间的和平共处？现代国家创造了怎样的制度、设计了怎样的机制、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和政策来应对疆域内部的族裔多样性、协调利益诉求和文化认同差异？隐藏在这些制度、机制、手段和政策背后的观念动力是什么？由这些思想观念主导的行为产生了什么样的实践后果？现代国家应该如何通过自己的行为避免制度法律和机制政策的消极后果，创造多元社会的和睦安宁、和谐稳定，在存在族裔文化多样性的各个差异集团中创造出包容并超越这些差异和多样性的政治认同？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 20 世纪发生的这些民族现象和族际之间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进行合理的解释，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从理论上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并且在实践上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从根本上消除它们产生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土壤，则是现代社会科学义不容辞的社会职责。

然而，要正确理解这些现象，找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并且回答 20 世纪历史提出的所有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有对这些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全面了解，也需要有对这些事件发生背景的深刻洞悉，更需要有一个能够深入历史事件的核心、洞察并揭示这些事件的本质及其整体联系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视角。那么，何种角度是理解 20 世纪发生的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合适视角？什么样的眼光和方法才能深入这些历史事件的本质？又是怎样的叙述才能向人们表述出事件的原委真相并揭示其根源和联系呢？

近年来，随着建构主义、解构主义的兴起，随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以及解构主义对主流宏大叙事传统的质疑，学术界似乎出现了一种趋势，即尽量避免宏观的理论和大规模历史背景的发掘和叙述，而注重于个别事件的微观描述和心理发掘。2005 年 10 月，笔者参加了中国世界历史学界的一个国际会议，会议讨论的议题是有没有真正意义的世界史。不言而喻，这个议题本身反映了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提出批判和质疑的学

术背景。但是，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和宏大叙事传统的质疑和批判？这种质疑和批判在怎样的前提下才是合理的、恰切的？它是对传统的带有偏见和霸权的宏大叙事的扬弃，还是对整体历史的全面抛弃？离开了总体世界史眼光的单纯的个别性的事件描述，是否能够真正解释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原因，是否能够全面地揭示事件的真相和本质？解构主义在对传统叙事进行解构的同时，是否本身也正在被另一种新的宏大叙事的观念和眼光所主宰？我们真的不需要一种理解历史事件的整体眼光和宏观理论吗？由美国新史学的代表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德国思想史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迈纳克、法国年鉴学派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等人创立的注重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心理等方面因素的历史作用的研究方法真的过时了吗？

站在一个历史学批判的立场上，笔者认为，无论解构主义还是建构主义这些现代学术流派都并非不需要宏大叙事、宏大结构和宏观的理论。它们要扬弃的只是传统的带有西方文化霸权和潜规则的宏观理论和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用捏造的神话歪曲了真实的历史。解构的目的也不是抛弃宏大视野本身，而是抛弃这种传统的、带有霸权主义、种族歧视和文化偏见以及伪造成分的宏大叙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立场，来解释和理解世界历史宏大结构中的具体内容和个别事件，重建微观叙述和宏大视野之间的逻辑联系。建构主义对现代民族和国家建构事实的发现和揭示，本身就是在揭开神话的面纱，恢复历史的真相，具有全面重建世界历史的意义。

按照建构主义者的观点，现代民族和国家都是建构的结果。如果我们接受建构主义的这个观念，承认民族、国家、制度、法律都是因现代行为者的建构行为而产生的，那么，我们就会对建构行为本身进行分析，并紧接着把我们的思考延伸到这样一个层面：人们是在怎样的历史局势中建构历史、建构国家的？进行这些想象和建构的行为主体是谁？想象和建构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苍穹有多么高远？想象行为的主体生活于其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所给予他们的想象空间又是如何？想象者做如此想象的物质基础和观念动力是什么？想象者和建构者追求的理想和目标是什么？想象者将其付诸实践的行为和手段有哪些？等等。如果我们进一步承认研究者应该更加关心隐藏在人们这些行为背后的观念动力，尤其是政治家们的活动所依据的思想背

景，我们就会接着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建构行为的目的和手段是依据什么确定的？建构行为的观念动力和历史局势是否存在内在的联系？对事件背后的心理动机的发掘，是否离得开对行为人所处时代背景的宏观关照？发生在不同地区但却在同一个历史苍穹下的历史事件是个别的、孤立的吗？相同的历史时间是否会赋予发生在其中的、看似孤立的个别事件一种内在的同一性？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那里发生的这些事件，是否出自共同的意识、为共同的思想背景所驱动？脱离对建构行为的历史背景分析而单纯用微观叙事的方法对 20 世纪发生的这些事件进行个别的分析，能够揭示事实的真相吗？

从一个学术发展史的角度上看，解构主义是专业化研究趋势的产物。其特点是把宏观趋向问题的解释转向对微观社会和个人行为动力的解释。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实际上就深受这种解构主义的影响，把民族和民族国家看做是人类心理活动的产物。“想象的共同体”固然反映了民族形成的某种特征，揭示了现代世界历史运动的一个方面的重要内容，但是，仅把民族看成想象和人为建构的产物，则忽视了民族形成的另外方面，甚至是更主要的方面，即决定人类做如此想象、并允许人们按照他们的想象来进行民族建构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局势。这些问题，把我们重新带回到结构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上来，并且不断地提醒我们，想象作为一种行为，其本身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历史中发生的。它既是历史运动的一部分，构成了历史局势本身，并且也是历史局势的产物。脱离想象者和建构者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局势的想象和建构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若要了解想象的共同体即现代民族的建构过程，了解现代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们就不仅需要了解想象行为发生的历史空间中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需要进一步地了解产生驱动想象者做如此想象的那个社会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9 世纪创造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仍然是有用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尤根·哈贝马斯才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和交往理性的命题。

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地理上分散的人们借以联合起来的物质手段的方式和水平。人们的交往行为赖以进行的工具、手段的发展改进，决定了人们的交往行为的范围和频率的变化，因而也就决定了想象共同体的规模、外延、内涵及其意义和变化。利用小型舟楫驮马进行交往的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对

共同体的想象，与利用铁路、公路、机车、空客、互联网进行联系和交往的工业和信息时代的人们对共同体的想象，显然不一样。160 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由于道路的简陋，中世纪的市民联合需要几个世纪，而由于铁路的出现，现代无产者的联合只需要几年时间。^①这段话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物质手段对人类交往行为、方式、范围和交往程度之间的内在联系。交通工具的改善和进步，信息科学通信技术的新发明，会不断创造出新的交往手段和交往方式，改变并扩大人们的交往形式和交往范围，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因而也改变着人们对共同体的规模和性质的认知，以及作为能动主体想象并建构社会共同体的行为模式。在现代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关系早已超越了村落、地方、城市和国家的地理范围，也早已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文化联系，而变得越来越带有全方位的性质，在全球和地方之间创造了一种越来越密切、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的联系。人们对共同体空间的想象必然会随着这种交往范围的扩大而扩大，超越孟子和柏拉图小国寡民的理想境界，而进入一种更大的想象空间。如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的欧洲共同体和欧洲联盟开启的欧洲一体化进程。这样大的规模，这样具体的实在，又这样带有如此多的想象因素和建构性质的社会共同体，在柏拉图、奥古斯丁和康柏内拉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

想象行为离不开思想观念的引导和驱动。决定想象者对社会共同体做此种想象而不做彼种想象的，是在当时局势下存在的社会观念，是人们对共同体和社会生活本质的认识、期冀，以及当时人的基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通行程度和社会影响力。而驱动人们做如此想象的观念和价值的产生，以及它对当时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的主宰程度，也离不开人们行为发生于其中的历史局势。

当代荷兰历史学家克里斯·洛伦兹曾指出，20 世纪的历史已经成为最确切意义上的全球的历史，这个时代的民族性历史从而成为一种纯粹的时代错误（anachronism）。20 世纪历史的超民族性恰恰要求历史学具有有一种超民族的视角。用全球的视角取代民族的视角成为必要。没有认识到这一基本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60 页。原译文为：“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事实的历史学家只能成为谬见的可怜牺牲品。^①

在现代世界，世界性的劳动分工和产品交换，通过环节复杂、网络密集的商品链，将过去分散的、孤立的各个民族组织到世界性的生产过程之中，使其变成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内部的政策行为，也都已经超出了绝对自主的范围，而具有了一种全球性的结构联系。受到这种世界性联系的制约，孤立抽象的民族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理解民族的内涵，理解民族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把眼光投向包括全部民族、国家的复杂行为和社会分工、交换关系的世界体系的整体运作过程，对民族存在于其中的现代世界体系有一个总的认识，对发生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历史事件有一个宏观的视角。因此，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民族问题，如南亚、非洲等新兴国家内的民族冲突和种族暴力，卢旺达的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种族屠杀，等等，也就不能仅仅从一个国家的角度孤立地进行解释，仅仅从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寻找答案，而应该将它们放到一个比民族国家更大的、对民族国家行为发生决定作用的世界性结构中去认识，即放到世界体系的阶段性变化、世界性的民族国家建构浪潮、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观念指导和政策选择的历史大背景中去认识。这个视野，既是沃勒斯坦所倡导的世界体系的整体眼光，也是布罗代尔所倡导的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从这种长时段大空间的历史社会学视野出发，我们才可以看出，20 世纪发生的所有这些民族现象、民族问题和民族冲突，都不是偶然的、孤立的，都不是哪一个或哪一些民族的愚蠢幼稚、野蛮好战的民族劣根性使然，而是与现代世界体系及其阶段性的变化之间有着深刻而广泛的联系的。所有这些现象，不仅可以从殖民统治时期给不同民族留下的不同历史记忆中找到根源，也可以从后殖民化时代新兴国家的政治建构和权利关系中寻求解释，更可以从现代世界体系的政治结构、观念价值中找到行为动力。

在当代世界，随着全球性的经济联系扩展渗透到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区，随着人类的交往关系在不断地扩大、日益地深入，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卷入到全球化的进程之中，所有民

^① [荷] 克里斯·洛伦兹：《历史知识与历史真实：为“内在的实在论”辩护》，章可译，载《史学前沿》第 1 辑《书写历史》，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第 78 页。

族都被组织到民族国家的疆域之中，并且通过民族国家的组织形式被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网络之中，成为世界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民族与民族之间建立起彼此的政治联系，其行为和命运与这个世界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被这种世界性的联系所规范、所制约、所支配。在思想文化层面，自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挣脱了中世纪神权枷锁并且在时间长河中淬炼而成的人权价值观的世界性普及，不仅制约着国家的建构模式，约束着国家权力的实施，轨制着国家和国民的关系，并且也在另一个方面启迪人们的思想，改变人们的观念，规范人们的行为。20 世纪发生在世界各地的各种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内容、形式、诉求和目标选择上一再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明确地反映出所有这些问题与现代世界体系的本质联系，显示出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根本变化，以及人民主权观念对现代世界政治行为的基本规范。

站在 21 世纪的时间门槛上，回顾过去几百年的历史，透过混沌模糊纷纭暗淡的历史表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世界范围内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过程的历史画卷。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宗教改革以来长达 500 年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有一条鲜明的主线，那就是对旧的封建帝国、教皇权威、教会统治秩序的冲击。一系列新的民族国家在对这种旧秩序的解构中建立起来。从那时起，作为现代世界历史重要内容的建构民族性的过程就已经开始，并且借助欧洲一度的全球霸权从西欧逐渐地扩展到全世界。20 世纪世界各地风起云涌一再高涨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过是建构民族性的历史巨流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点向旧的世界秩序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潮涌，是民族国家体系向世界各大洲的挺进和延伸。

人们往往以为，只有 20 世纪才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大屠杀事件，而且这种种族冲突暴力行为大多发生在新兴国家内。这其实只是一幅缺乏历史眼光的短视画面。从建构民族性的历史长时段眼光来看，由国家发动或支持的大规模的种族屠杀和种族清洗，以及在国家范围内围绕着权利资源分配而发生的暴力冲突，并不是 20 世纪才发生的新鲜事。自 15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特别是欧洲的历史，其实已经充满了这类的冲突。20 世纪的民族冲突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方面是因为这一世纪冲突频仍、程度剧烈、范围广泛，牵涉的国家、地区和人口的规模都前所未有；另一方面则